

刘墉 精品书系
Liu yang Jingpin Shuxi

(美) 刘墉〇著

灵魂最后通过的地方

Lingkun Zulhou Tongguo De Difang



YZLI0890113245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刘墉精品书系
Liu Yong Jingpin Shuxi

(美) 刘墉 ○ 著

灵魂最后通过的地方

Linghun Zaizhou Tongguo De Difang



YZL0890113245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时代出版 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灵魂最后通过的地方 / (美)刘墉著.

—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10.10

ISBN 978-7-5336-5676-8

I. ①灵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3217 号

本书原书名为《在灵魂居住的地方》，经作者刘墉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。

书名: 灵魂最后通过的地方

作者: (美)刘墉 著

出版人: 朱智润 选题策划: 朱智润 张丹飞 责任编辑: 葛明月

责任印制: 王琳 装帧设计: 朱锦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(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, 邮编: 230601)

营销部电话: (0551)3683010, 3683011, 3683015

排 版: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: (0551)5859480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4.125 字数: 100 千字

版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6-5676-8 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有个地方
很近
也很远
很小
也很大
很麻烦
又离不开
很可怜
又非走不可
欢爱是它
痛苦是它
怨恨是它
不舍是它
看着它变大
看着它缩小
看着它朽坏

看着它倒下
直到有一天
它容不得我们
我们也救不了它
只好依依不舍地向它道别
回头
再回头
挥手
再挥手
搬去我们下一世的新家——
另一个
灵魂居住的地方

目
录



序 这地方还真不坏 001

发

荒草中被镌刻的岁月 006

眼

眼波才动被人猜 014

鼻

灵魂最后通过的地方 020

耳

心灵深处的声音 026

口

一口人生 034

心

天地有情人有心 042

须

骚胡子引起的骚动 048

臀

在鞭痕与抚爱之间 056

颈

挂花环与铁链的地方 064

乳

装满爱的两个袋子 070

脐

对树枝好奇的果子 078

肤

抛下皮囊的那一天 086

阴

另一段轮回的开始 092

腿

记载辛酸岁月的两座碑 100

手

那些拉住我们的手 106





目录

脚

喜欢那种心跳的感觉 114

后记 无怨无悔的坚持 120

附录 刘墉的著作 121

[序]

这地方还真不坏

许多读者说我擅长从周遭平凡的小事物，悟出人生的大道理。

听他们赞美，我窃喜了好一阵子。



但是有一天，我坐在太太的化妆台前，看见三面镜子中映出的自己，居然吓一跳。奇怪！那左右两面斜镜子里的人，怎么不像我？

我突然发觉，自以为每天看花看草、看人生现象的我，竟然还不曾好好地看过自己。而真正在我周遭，每天跟我形影不离、生死与共，既给我欢愉，又造成我痛苦的，不正是既非家人，也非宠物花草，却是我的身体吗？它像是一栋房子，一个让我灵魂居住的地方。



佛家早有这样的说法。所谓“成、住、坏、空”，就是

形容一个人的身体，由建成，住进去；住久了，房子开始坏。起初还能修修补补，勉强守着，最后实在朽坏得不堪住，只好搬出来，住到下一世的房子里。

世上的每个小动物，无论它是虫、是鸟、是猫、是狗，都是一栋栋小房子，里面各住着一个灵魂。那灵魂一方面操纵着小房子，跑东跑西；一方面接受上天“冥冥中的消息”，而懂得秋收冬藏，南迁北归。



自我有了这个顿悟，便想写一本有关“身体”的书。这身体不是讲我的身体，而是每个人的身体。从另一角度，想写每个人灵魂居住的地方。

为此，我曾有一阵子，天天抱着医学书籍，想把每个器官搞清楚，但是就在我要动笔的时候，又陷入犹豫——

我到底是写一本医学常识的书，告诉读者这些早该知道的有关身体的常识？还是应该发挥想象，为大家做些新的诠释？

经过两年多的考虑，我选择了后者。

这本书的创作过程是艰苦的。我放弃了大部分医学的专有名词和理论，尽量从“心性”、“灵性”或情的角度，反省这些我们每天用来看、用来听、用来吃、用来走，乃至用来繁殖，延续生命的身體。



可喜的是，在这沉思的过程中，我对自己“灵魂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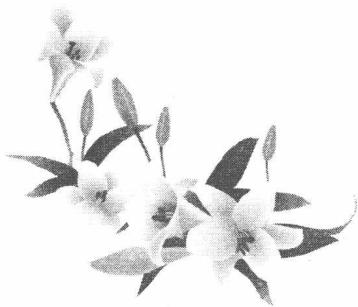
住的地方”，又有了新的领会。好像初次享受肉体欢愉的年轻人，我要再一次说“有身体真好”！也好比孩子都离开家的老人，我要感慨“这房子，真大”！我更希望把这心情与大家分享，希望每个朋友都能找那么一天，不往外看，而向里看，看看这个伴随我们一生的房子。

我们的灵魂都住在这么一个房子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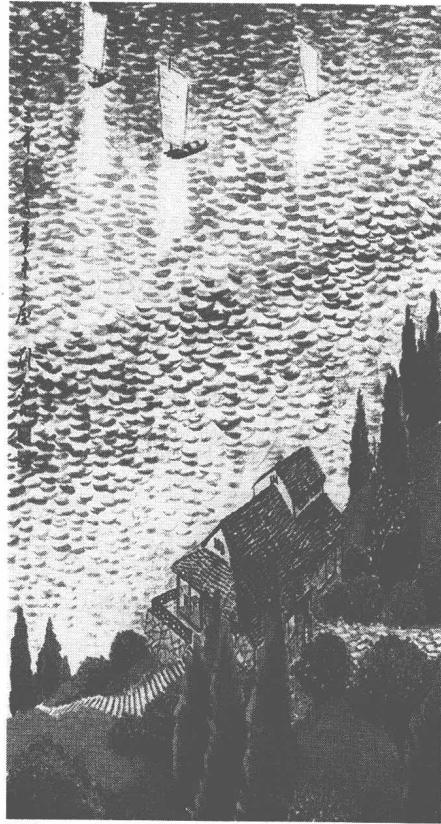
它看来很小，其实很大，很神秘。

它从出生，就常出毛病，确实给我们很大的痛苦。
但是，想想，我们灵魂居住的这一生，所拥有、所感受、
所创造的一切……

这地方，还真是不坏！



发



一缕缕长发坠落了，那么轻柔无助地飘到地上，是告别一种岁月，还是镌刻一种心情？

[荒草中被镌刻的岁月]

二十多年前，妻在台北妇幼医院生产，大概因为是头胎，痛了一天一夜还生不出。那时的产房不准丈夫进去帮忙，我只好心急如焚地在门外走来走去。里面传出的每一声呻吟，都揪在自己的心上。

总算子宫口渐渐张开。

“开六指了。”护士小姐出来说。

“开八指了。”医师匆匆忙忙走进去。

“看到头发了。”护士探出头来笑笑。

才说不久，我就听到娃娃的哭声。



转眼，儿子已经二十五岁，年轻人常改变发型，长了短、短了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看他低头看书，一团浓黑的头发，我都会想到当年护士的那句话——“看



到头发了。”

我常想，奇怪，子宫里没风没雨，胎儿为什么要长头发呢？这头发一根根挂在头顶，通过产道时，多麻烦，否则，光溜溜的头，早就滑出来了。

有一天跟妇产科医师们聊天，忍不住提出来。两位名医，居然愣了一下，大概没想到有这种奇怪的问题。

但经过一番讨论，还是有了结果——

胎儿的头发，跟他的寒毛、指甲一样，会在子宫里成长。娃娃生下来，父母抱着，全身都有爸爸妈妈的臂膀和身体保护，只有头，最朝外，最没遮掩，又最容易散热，所以需要一簇头发来保护。

于是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画面——

在远古远古以前，一位披头散发的“史前妈妈”，抱着新生的娃娃，在风雪中行走。刚落地的胎儿，头顶的囟门还一跳一跳的，所幸有簇头发，挡住落下的雪花。还有“史前妈妈”用鱼骨和兽角做成的梳子，为孩子梳头的画面。

那时没有剪刀，必须用小小的石片磨薄、磨利，再一点点切割头发。

他们更没镜子，只是对着平静的水面，才能看到自己的容颜。

我便想：当原始部落的少女，到溪里沐浴，会不会望着水，欣赏自己的秀发？又会不会把一头长发洗得



干干净净,甩动着,去撩拨她的情人?

人们又是从多早多早以前,开始耽情于自己的头发?



可不是吗?我们从小到大,为了洗头、梳头、剪发、染发、烫发,甚至护发、植发不知用了多少时间。而且,既有长头发的“乐”,就有掉头发的“苦”;既有“鬓云”的秀丽,就有“飞霜”的萧条。

有几个中年的女人,不曾做过“一夜白了头”的噩梦?又有几个开始“聪明透顶”的男人,不曾梦见“聪灵绝顶”而半夜惊醒?

所幸头发能带来许多情趣变化——

初生的娃娃,头发才长多些,就可以绑个“冲天炮”;过一年,可以编个小辫子;再过两年,头发够密了,则一分为二,做成两个“麻花”;又过两年,头发硬实些,便扎个马尾巴。

想想,这个女孩子,由妈妈梳头、自己梳头、男朋友梳头、美发师梳头、为子女梳头,子女为她梳头,到有一天,殓葬师梳头,这一生因为头发,而有了多少情怀的变化。



头发确实是最能反映情绪的。

一个女人会因为美发师失手,而气得发疯;一位发疯的女子,又有可能把自己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。

有位女生对我说得好——

“剪头发是发泄情绪最好的方法，一方面昭告天下，我不高兴了；一方面可以把霉运剪掉。而且剪头发跟剁手指不同，头发会再长，后悔了可以重新来过。”

她的话让我想到遁入空门的尼姑。

当一个长发的女子，静静地跪着，让师父为她剃度。那剃刀落下的刹那，是落在发根，还是落在心头？

一缕缕长发坠落了，那么轻柔无助地飘到地上，是告别一种岁月，还是镌刻一种心情？

剃了发的青青的头皮，如同除去荒草所呈现的大地，再烧上戒疤，如同刻上碑文。

如果有一天，那女子还了俗，又有了恋情。她会不会在梳头时不小心，拨开长发，如同拨开蔓生的草木，见到古老的誓词？



头发也是最能反映生命历程的。

最新的科技，能由头发中看出一个人过去两年间的生活——你是不是吸过毒、怀过孕、避过孕……几万根头发就像几万本日记，记录着我们的辛酸苦辣，而且即使在我们死亡之后，还能生长一段时间。

曾在“楼兰女尸”的展览中，见到一丛秀发，解说员不断强调，由那头发可以猜想，死者生前是个美貌的妇人——

没有好的营养，这头发怎么可能这么滑润？受苦